



追求公正公平,是梦想也要见行动

秦 丹

中国梦，作为一个民族的复兴梦想，这是一场宏大的叙事。作为普通民众梦想的组合，却又可拆解成一个动人的生活愿景。

中国梦,它首先是一种志向和奋斗精神。一个有梦想、肯奋斗的人，总是有希望的。一个有梦想、懂得奋进的民族,才有光明的前途。“功崇惟志,业广惟勤”,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,引用《尚书》中的这句话，来激励国人立志奋斗。“中国梦”也是对人民的一份承诺,那就是立志建立一个人民只要有梦想、肯奋斗,就

有机会改变命运的美好社会。

今日说中国梦，论国家之富强、民族之复兴,梁启超“少年强则国强”之语言犹在耳。但是,试看媒体不断曝出的今日少年之状况：跑个长跑,晕倒!假期作业没做完,自杀!眼睛近视、颈椎强直,睡不醒觉,吃不好饭,这样的少年,何谈仰望星空,胸怀梦想?体魄不健,更别提谈澡雪精神。“拼爹”之说流行,萝卜招聘不少,即便有无数少年正处在追梦的年龄,如果总是看到大大小小的权力翻云覆雨,这叫他们怎么看到光明和希望?又何来“雄起”的信心?

因此，国家必须有梦,社会不能没有梦,个人必须敢做梦。没有梦想追求和精神彼岸的人,除了在各种世俗的追逐中堕落,别无他路。对国家和社会,这将是大不幸。实现梦想，公正公平是铺路基石,要让人们看得到司法公正、教育公平、就业机会公平……

公平与正义是社会稳定的根基,是社会进步的根基。如果没有公平和公正铺路,一个社会不能保证“权利公平”、“机会公平”和“规则公平”,人民缺少“平等发展的权利”，就可能出现少年立志、青年丧志、中年玩物、临

老腐败的普遍现象，追梦的人不是在路上，而是边走边逃,失去方向。

用什么保证公正公平?党和国家领导人屡提“把权力关进笼子”，是讲要靠制度管住,打破公正公平的权力之手,这就要依法严惩腐败、坚守防冤假错案底线，在制定政策时,严防政策歧视的发生、以制度建设促进公正公平。在此基础上,要狠抓各种科学制度的生效,在“执行力”上下功夫。让各种事关民生的政策能“一竿子插到底”，不变味、不走样、不减力,这就要靠政府各部门的作为。国务院总理李

克强在不同的场合强调,“政府理应是社会公正的守护者”,在各条各线,各个角落,权力都必须在监督下运行,政府理应积极主动地履行职责，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，守护社会的公平正义。

作为社会个体，可以有这样那样的梦想和愿景,但作为胸怀中国梦的一员,我们理应有一个共同的梦想,那就是建立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,并为之奋斗。人人都说公正公平好,但若只是对当下的这个社会挑三拣四一番,坐等这样的社会到来,却不肯担责做点什么,可就真成了白日

做梦。有什么样的国民,就有什么样的国家。有守护公平正义的民众，就有公正公平的社会。理性、智慧地与邪恶的、非正义的现象做斗争,依法依规监督各种权力，才可能一步步趋向公平正义。同时,一个社会的进步,不可能一蹴而就，需要的正是每个成员的关心、奋斗和努力。

公平正义，理应成为我们每个人的梦想和现实追求。在此基础上,国人才可能与中华民族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、共享梦想成真的机会、共享与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。

写在新闻的背面

凌 河



已晚谭

现在读报的人，比起先前来,多乎哉?似乎不多也。我这个做了一辈子报纸的人,也离“纸质”渐行渐远,大多数阅读,是在网上了,即便是看报,也是看它的网络版。

但报纸还是可读的,什么原因呢?因为一张报纸,白纸黑字,有其两面,读报读报,经常还可以读到新闻的背面——

比如报上连篇累牍,宣传一位英雄的事迹,说中条山的深处,人迹罕至的大山里头,有个孤独的林场,为了防火防盗,必须有个护林员。于是一个转业军人去了,一去就是30年,老林作床,青山为伴。父亲去世了,不回去;老婆生病了,不回去;连孩子考学,也不回去。30年下来,自己得了关节炎,也不下山,落下个终身不愈的病根。这样的“爱林如家”,当然令人感动，于是高奏出一曲英雄的颂歌,成为当地报纸的典型,还投了几十万元排了个大戏弘扬他呢!

只是读了典型之后,也有有识之士,发出了“负面”的疑问和感叹——这疑问,就是为什么让人家去深山老林一待就是30年呢?比如他老父病逝,难道不能派人替换一下,让他回去奔丧?又比如人家老婆病在床上,难道也不能换一下班,让他照应几天?至于后来英雄得了那么重的病,就更应当替他下来,让他治病,为什么一定要让他“坚守”在深山老林呢?也许这才像一个“模范”,也许这才能成为一个“典型”,如若没有30年的深山孤影,没有一次次的

不近人情,就不足以感人,就不足以树立为一面“旗帜”。但这样的“打造”,是否过于缺少一点人性、人情或人道主义呢?甚至有

人说,那排戏的几十万元,还不如帮助他治伤，来得更“人道”一点呢。

其实这样缺少一点人道的“典型”,在报纸的背面,并非仅此一例——近期雅安地震,感人之事不少,其中一位“卖粥奶奶”,则令多少人流泪。长春一位孤老,84岁了,没有亲人,也没有依靠,天天卖粥为生。地震了,老人将辛辛苦苦卖粥攒下的200元钱无私地捐助出来,算是尽了绵薄心意。于是报纸连篇累牍,荧屏争相传播,“卖粥奶奶”多么令人感动,我们看了报纸,连眼泪都要流下来啦。

然而流泪之余，我们不妨也想一想,一位84岁的老人,毕竟不是“80后”那样的身子啊,叫一位84岁的孤老,仍然天天在街头的寒风里烈日下一勺一勺地卖粥,就凭这一条,也许我们更应当流泪。面对一位84岁的孤老,我们最起码的社会保障在哪里?我们众多的慈善组织在哪里?我们据说常常在送的温暖又在哪里?也许是在今天,当奶奶颤颤巍巍挂上赖以糊口的200元善款时,我们对她的名字如雷贯耳,但这么多年来,在平凡的日子中,奶奶天天站在街头的身影,我们看见过没有,我们为之动容没有?所以,也有人问,“卖粥奶奶”这样的爱心，是否应当鼓励?这样的鼓励,是否有悖基本的人道?说到底,84岁的“卖粥奶奶”,恐怕不是我们的荣耀,而是社会的悲哀,我们与其“感动得流泪”,真不如深刻痛切地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呵。

新闻的背面，其实还有诸多的可读，只可惜我们的报纸,从来就缺少“力透纸背”的深度,而我们的读者，似乎也忘记了事物都有“两面性”这条辩证的法则……

有些辟谣你还是会信

徐达内



新“传”说

有种很流行的说法,在官方辟谣和民间传言之间,富有经验的广大人民群众会自动采信后者,所谓“谣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”。

这个黑色幽默般的说法之所以能盛行,当然是拜政府部门里个别“猪一样的队友”所赐,就像之前国家能源局刘铁男的发言人一样,生生给人捏住了话柄。

然而,眼前有一桩官方澄清,看上去是打破了这个“越辟谣越信谣”的怪圈,证明归根结底,人们并不是机械地逆向采信公权力,而仍是基于某些业已形成的印象来做选择。如果这被否定的是一个好消息,那么,对本已存有悲观视角的人们来说,就有可能倾向于选择相信确实没有好消息,相信辟谣——相信中纪委确实没有要求高官留学子女回国。

这次是一家港媒发布了似乎人人叫好的新闻:凤凰网28日晨间首页刊出《消息称王岐山要求高官留学子女毕业一年内回国》。在特意加上“消息称”的保护下,这家门户网站是引用自家凤凰卫视一段视频,主播摘播香港《信报》当天报道,声称“有可靠的消息透露说……中纪委掌门人王岐山将会向全体党员宣布,正部级以上职务的干部,如果有留学海外的子女的话,在完成学业的一年之内必须要回国,如果不回国,他们父母的职位就会被调整。到2014年的时候,这个规定会扩大到副部级官员,2015年的时候,扩大到正厅级官员,以杜绝大家都非常关注的‘裸官’现象”。

其实,这个传闻在互联网论坛上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,但始终未获媒体正式报道证实。如今,有知名门户在显要位置隆重发布,再加上此前一天新华社也发出“中纪委要求纪检干部6月20日前清退所收受会员卡”的通稿,自然令

这个紧跟其后的动态大大提高可信度。

所以,尽管信源来自境外媒体,且未有明确具名,但新浪搜狐等另外几家门户也以各类方式加以转载,微博上更是议论者众，多数表示欢迎。当天午前,在显然已经察觉凤凰网撤稿的情况下,新京报仍坚持用微博评论说着“但愿这消息是真的”;“裸官”日盛,坊间诟病已久,是该有所动作回应民意。且拿高官开刀,更有‘榜样’意义。”

可惜，愿望只能是愿望。当天深夜,凤凰网就不得不在首页更突出的位置刊出《香港某报“中纪委要求高官留学子女回国”报道失实》,为自家“未经核实审查，转发此不实新闻”而致歉。

民众心理之纠结就在此时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消息初现时,基于对十八大后反腐形势的评估,虽然是一个来自非官方渠道、甚至是非正式发布的预报式说法,但人们还是倾向于采信,最多就是担心这一举措的执行力度,以及出现“官二代”回国后会不会更加损害机会公平。但是,当辟谣消息出现后，从网络整体反馈来看,居然大多数人也是当即认可,并没有出现过去官方辟谣时常见的大面积反弹。

这足以证明,所谓“只要是官方辟谣的,就一定是真实的”,确实只是意气用事,只是一种赌气式的概括。只不过,通常来自官方的辟谣都是为了否认坏消息的存在,而这回,被否认的是通常意义上的好消息,所以,对那些更多是以事物是否符合自己认知来判断可信度的人们来说,之前相信“中纪委要求高官留学子女回国”是因为有此愿望,之后相信此为不实新闻,则是因为醒悟过来,记起了反腐斗争的复杂艰巨性。

仔细想想,这或许也可以理解为公权力建立公信力的一条蹊径?假的就是假的,哪怕是好消息。

儿童节,是谁的“白色高跟鞋”

李泓冰



余烬录

儿童节到了。

我一直觉得，像儿童节、青年节、妇女节、劳动节之类,只属于城市,和乡村不甚搭界。当年戴安娜会见特蕾莎修女,看到她打着赤脚，这位颇有平民精神的王妃说了一句话:“羞愧啊!我脚上穿了双白色的高跟鞋!”对乡村儿童来说,儿童节就是他们眼里的“白色高跟鞋”——那不是电视上另一群楚楚动人、被爱包裹着的儿童享受的“奢侈品”吗?

当爸爸妈妈都成为一年只能见一次的“奢侈品”时,谁来给乡村儿童过节呢?这群孩子的数量,在中国蔚为汪洋。据全国妇联刚公布的数字,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000万,已占农村儿童37.7%。尽管他们的命运牵系着中国的未来,却未能引起主流社会足够的关切。

爱子心切的城市白领抢购洋奶粉的热情,使香港甚至遥远的荷兰都在害怕危及自己孩子的奶粉供应;幼升小、小升初名校争夺大战硝烟弥漫,家长们一边为孩子掏着昂贵的培优费,一边抱怨折磨人的应试负担;还有关于小胖墩儿现象以及中考体育测试的种种纠结……每每看到媒体上各种相关的解读,我总不合时宜地想起被新闻遗忘的另一群孩子,他们在遥远的,天的那一边。

哦，偶尔我们也会从二指宽的社会新闻中看到他们:某工地有儿童贪玩受伤,一儿童过马路被撞死亡,某池塘发生儿童溺亡惨剧……还有性侵案、食物中毒案,还有“八元学生餐补,领导老师‘吃’掉3元”之类。对他们而言,洋奶粉、培优班、小胖墩儿

的苦恼,都如“白色高跟鞋”般陌生,可望而不可即。他们渴望的,是能有牛奶喝,哪怕里头掺了什么诡异的东东;能不用在山路上花三小时才到学校,能有安全的、不像沙丁鱼罐头的校车;更重要的,妈妈能不能在身边陪我长大……

今年六一前围绕孩子的一些恶性新闻,让人心里堵得慌,肮脏之手接二连三地伸向儿童,一些偏远的乡镇学校似有失守之虞。这些新闻唯一的“用处”,是让媒体和更多的人发现,相对于城里孩子“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”,偏远地区农村娃的“野蛮生长”更值得高度重视。否则,缺少父母陪伴和社会关切的他们,将来有可能引爆接踵而至的各种社会问题:失学、失业、失婚,家庭失和、犯罪率上升……

在城乡两极，家庭资源、社会资源和教育资源的失衡，让乡村儿童的人生上升空间十分逼仄。暂时处于底层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孤独的成长带来的安全感缺失，身心伤害相伴的反社会倾向,更有城乡二元结构侵蚀着他们向上攀升的希望。

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川、京关于儿童的两度谈话,抓住要害,意味深长:“不管是什么情况,不论是什么天灾人祸,一定不要让下一代受到伤害,这是我们的责任”;“坚决防止和打击破坏儿童身心健康的言行”。

如果，像三元餐补之类的“赤脚”善政多起来,再扎紧乡镇学校的安全篱笆,新型城镇化又能让妈妈在家门口打工,回到孩子身边……安心并踏实下来的孩子,才有心思、也有人陪着过儿童节,将来才有可能穿上自己的“白色高跟鞋”……